

从来,“年”都是有情的日子。

从“灯前小草写桃符”的除夕夜开始,到“花市灯如昼”的元宵节结束,春节,总是在团圆的喜乐与月圆的美丽中,为我们开启新的一年,开启新的希望和奋斗。

无论是“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古典中国,还是“高铁如龙跃九州,风驰电掣破云流”的当代中国,无论是农耕文明时期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还是信息文明时代车来人往的现代都市,在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春节始终是中华民族最具生活情感和社会理想的节日。

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在年复一年的参与、分享中,创造了大量内涵丰富、形式浪漫的庆祝新年仪式,积淀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样章。它既古老又新颖,既盛大又细致,既热烈又朴素,它是情感的年轮、理想的拓印、价值的践行,连接着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

乙巳蛇年春节,第一个“非遗版”春节,以更多元的打开方式、更开阔的时空走向度、更牢固的情感纽带、更丰盈的当代开度,走进新的历史时空。

### (一)

春节,是隔千山、渡万水的亲人之间的奔赴,是中华文化对血浓于水的情感连接的炽热守望。

“圆”,从点出发,经由不同的半径,走过不同的距离,最终合拢了、汇聚了,形成了圆。圆是目的,是效果,团是方法,是路径。出发和回归的原点是家庭和亲人,是血缘、文化和情感的归属。家人围坐一起吃年夜饭,成为春节最隆重的仪式;几代人、大家庭的团圆,成为春节最重要的情感价值。

这种情感连接和归属,驱动着古往今来的中国人,不论身份职业、长幼尊卑,都把回家过年看成天大的事,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只为这一刻的团圆。

唐开元十八年,在通往家乡江油的路上,诗人李白走了30天。明隆庆年间,清官海瑞水陆兼程,耗银24两,耗费2个月,赶在春节前回到了家。

同样是在回家的路上,今年春节有两则故事上了热搜。一则是视障女孩在数十位铁路工作人员接力“护送”下跨越1200公里独自返乡,一则是“河南暴雪被困车主”在暴风雪中足足开了30个小时,凌晨归家那句“那一刻只觉得灯火可

# 春节,中国文化对世界最深情的守望

## ——乙巳蛇年春节的启示

刘 琼 杨雪梅 任姍姍 王 璿

亲,这一路的长途跋涉都不是事儿”,让人眼热心动。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从古到今,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里,家为大。团圆是家文化的核心,在亲情的巨大感召下,人们不顾舟车劳顿、所费颇巨,周期性地奔波在回乡路上,形成中国文化特有的现象。

乙巳蛇年的春节团圆曲,展现出更多新的气象。

这个春节,上演了“地球上最为壮观的春运”。8天长假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亿人次,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交通设施,更加人性化的史上最长春节假期,让中国人的“家”和“诗与远方”空前地融汇一体。流动的是人,凝聚的是情感。多年为春运拍“写真”图片的记者感叹,“列车永远行驶在连接心灵与家乡的无形轨道上”。

团圆这一充满温情、富含深意的词汇,它是散而复聚,更是对家庭和睦、亲人相伴这一人间美好关系的珍视。

一口团圆饭,一声亲人的问候,一个满满的后备箱,消散旅途的奔波、经年的辛劳。家是休憩的港湾、疗愈的药方、心灵的充电宝。回家,是因了将行的离别;团圆,是为了更好的出发。这样的文化特质,在春节得到最为淋漓尽致的体现。

团圆,不仅是一种个人情感,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体现。责任、关爱,由小家而至万家、大家、国家,是春节团圆文化的精神内核。

在“阖家团圆”的背后,总有许多“回不了家”的付出与成全。这个春节,“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的坚守与奋斗跨越了前所未有的时空半径;有些人的春节在万米深海,伴随着国之重器“蛟龙号”度过;有些人的春节与“飞天梦”相连,浩瀚星空是他们的万家灯火;有一种守岁的浪漫,叫“你在

保家卫国,我在守护小家”……

春节带着强烈的情感穿透力,直抵中国人的心底,成就太多太多优美的诗篇。

### (二)

我们在每一个春节送出的祈祷与祝福,都由人间最美好的词语组成。春节,是中华文化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热忱守望。

“福”,包含了中国人对新年、对生活、对未来的最浓缩又最包罗万象的赞美和愿景。

过春节贴“福”字,叫贴“春牌儿”。从天津到河北,从纸上到指尖,中国人在大门上贴的、手机上发的、包裹在吉祥话里的,高频词都是“福”。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里。

福在中国人的生活理想里,务实,也务虚。这个期待,是“衣食无虞”——这是幸福的物质标配;是“酒足饭饱”——这是物质标配“更上层楼”。这个期待,还是“百事顺遂”“平平安安”——这是幸福的精神指标。

年货足,是幸福。民以食为天,中华民族对生活饱含的热爱,将最普通不过的食材变成了春节绽放的艺术。在物质匮乏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祖辈辈用有限食材做出各种花样来把春节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我国北方地区流行面花,人们把花馍做成鱼、龙、凤,寓意新的一年幸福美满、吉祥如意;把花馍印上元宝、“福”字、“喜”字,寓意新的一年福禄寿喜、好运连连。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讲究,都寄寓了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祈望,朗照着中国人的生命热力。

今年春节,年货“上新了”!“花式”年货充分折射时代的盛景和好日子的多元维度。科技产品成为年货清单,“洋年货”装进购物车,“新中式”穿搭、赛博送礼、数字年货,不一而足。什么是有滋有味? 闻得到香味,看得见光彩。这边,

家常的糖稀做成糖画,一把剪刀剪出五谷丰登,传统里积淀着老味道;那边,云拜年、云团圆打开边界,沉浸式春晚、“村晚”不断引流,“互联网+春节”“文化+科技”“人文+经济”创造着新年俗。

年味浓,是幸福。年俗的传承,帮我们重温祖辈的生活方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活独有的深挚情感。乙巳蛇年春节,“非遗”成为热搜词条,进博物馆、“非遗游”成为众人春节日程里的重点。古老的剪窗花、踩高跷、舞狮子、打铁花,在文化自信中焕新,与现代生活相得益彰。到处是张灯结彩,到处是热气腾腾。从视觉到听觉,从心灵感知到身体力行,在春节里,我们把生活理想化,也把理想生活化。生活敷染了理想,因此闪闪发光。

在这个春节,与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相谈甚欢,“云空间”散发着鲜甜的滋味、神奇的想象和中国青年惊人的创造力。春节档电影票房创出新高,惹人疼爱的“小哪吒”一票难求,成为全球单一市场首部票房超过10亿美元的电影,也是全球票房前30名影片中唯一的非好莱坞电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乙巳蛇年春节写下了最动人的注脚。生机勃勃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创造,赋予了春节激荡人心的全新年味,让幸福美好生活拥有了更多更大的可能性和想象力。

“过好春节意味着新一年有一个好的开端,家家户户幸福生活、老老少少开心快乐,就是人间美景。我们要一起努力,让这美景越来越靓丽。”

福是等不来的,美好幸福的生活需要一代又一代接续奋斗。

### (三)

这个春节,我们看到万家灯火、祥和安宁,看



▲电视剧《六姊妹》剧照。 片方供图

“年代+现实”的剧集创作内容与方式,可以看作对现实题材创作内容的拓展,也是对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一种深入探求。《父辈的荣耀》《小巷人家》《大江大河》三部曲等,就是其中的成功之作。正在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剧《六姊妹》,也是以这种“年代+现实”的创作方法完成。

《六姊妹》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生活在淮南小城何家老一辈人及6个女儿的人生故事。剧集以半个世纪的时空跨度,通过何家四代人的生活经历,生动描绘中国社会中一个极其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与命运变迁,并呈现出在不同年代中“中国式”家庭所具有的生存方式、情感状态、伦理关系,以亲情血缘为纽带的家庭的凝聚力和人性温暖。

作品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不同年代寻常百姓家庭的生活景观:困难时期一粥一饭的艰辛,老少同堂的灯火,六姊妹成长中的烦恼……通过年代背景的变化、人物的迭代与成长、点滴日常生活的改变,一步步走进当下生活。这就使何家四代人的家庭生活故事,既具有了年代的背景与厚度,也能体现出在新的时代,六姊妹各自所焕发出的生命张力和命运由来。

《六姊妹》还浓缩和记录了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经历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和重大事件: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从知青下乡到恢复高考、下岗、个体经营……剧中每个阶段的故事,都可以掀起人们记忆深处的情感波澜。同时它也形象地描画了中国社会几十年来家庭形态和伦理观念的变化,通过透视多种家庭关系,表达出中国人对“家”的理解和情感浓度。而对六姊妹各自婚恋观的不同解读,也映照出当代女性对情感和家庭生活的多样性理解和选择。

由此看来,“年代+现实”的创作思路,让现实题材创作有了年代纵深感,又保持了对当下现实生活的表现力、关联性和感知度,从而进一步打开了现实题材的创作边界,让过往和当下相互呼应与衔接,并赋予现实题材更丰富的故事情节、更饱满的人物群像和更具岁月沧桑的人生底色。

（作者为电视剧《六姊妹》剧本总顾问）

## 刘兰芳与马街书会的第二十三次相遇

张文豪



正月十三,马街书会如期开锣。各路民间艺人负鼓携琴,相会于河南宝丰马街村。

“刘兰芳先生来了!”人群中有人喊,艺人、观众簇拥而来。众人踮起脚尖、高举手机,为了争睹“芳颜”。

马街书会是自发形成的民间书会,始于元代,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在一片田野中,大家以天作幕、以地为台,以书友会、以曲传情,成了一场曲艺界狂欢。“一天能看千台戏,三天能读万卷书”。据统计,赶会艺人涉及全国绝大部分省份,100多个县,会场上单日表演传统和现代的书目有1000多部。

2024年,“春节”申遗成功,河南有两个元素亮相申遗文本,马街书会就是其一。刘兰芳也携名家艺人发来新春祝福,表示自己将再来马街。

81岁高龄的刘兰芳没有食言。旁边人告诉我,前一天,刘先生还在山东胡集书会开腔。为给马街义演助兴,她是星夜赶来。自1981年首次到访马街,过去44年间,刘兰芳已在此开腔22次。

出生于东北、生活在北京,已身为中国曲艺家协会荣誉主席的她,为何钟情于一个豫中小县? 刘兰芳说,这里是说书艺人的圣地,也是自己的“娘家”。

第一次“回娘家”,是在1981年2月。时任中国曲协主席陶钝自北京前来“赶会”,刘兰芳也专程从老家辽宁鞍山赶来,并首次在马街书会“亮书”。当时,刘兰芳凭广播《岳飞传》火遍大江南北。河南观众还是只闻其声、未睹其人。书会现场,她醒木一敲,扇子一摇,招来千军万马,听得群众如醉如狂。刘兰芳回忆,当时台下全是乌压压的人,表演正酣,舞台的边界也消失了,感觉自己站在了人头上。80岁高龄的陶钝感此盛况,写下了“马街竞艺溯源长,负鼓携琴汇现场。说古论今依旧事,万人空巷看兰芳”的诗句。

从那以后,刘兰芳和马街像是订下了一个“没有约定的约定”。每年春节假期过后,一有时间,她便去马街。“如果没有感情,一个地方我不会来这么多次。”她动情地说,只要自己能动、只要工作需要,每年都会来,愿意和马街书会一起成长。疫情期间,书会由线下转到“云端”,马街也一度归于沉寂。在北京的她,常常担心年轻的好苗子会不会荒废学艺。

时隔3年,书会重归,刘兰芳也如约而至。看到上千名艺人、数万名观众自发赶来,她感受到了这一民间书会的旺盛生命力。

马街村的田野有种魔力,这片土地下,似乎藏着一座大磁场。天南地北的艺人,哪怕顶风冒雪也要赶来。来马街时,刘兰芳常常到“艺人之家”,和留宿的民间艺人攀谈。大家攥着她的手不放,让她感到满满的年味与亲情。

“他们是半艺半农,可是为什么要赶会? 要不是热爱说书,绝对不能干这行。”刘兰芳认为,

马街书会是曲艺盛会,也是民俗的盛会,它将艺人和民众紧紧拉在了一起,将艺术和生活紧紧融在了一起。

短暂的时间,活动安排得满满的。收了徒弟,讲了书,晚上和众多名家一起给大家奉上了精彩的演出。刘兰芳里也感到“身体有些吃不消”,但更多的还是欣慰。在刘兰芳看来,民间文艺未来发展的方向,即向生活更深处扎根,向艺术更高处探索。近年来的马街书会上,河南坠子、天津快板、京韵大鼓等不少曲艺曲种都在做出尝试。刘兰芳和年轻人一样,刷抖音、看网络小说。“文艺工作者要接地气、近民心,要有创新的勇气,要拥抱新技术、融入新活力。”她说。



▲2月10日,刘兰芳在马街书会上演出。 武全保摄

## 这调调直往心里钻

付明丽

今年的山西省长治市长子县春节联欢晚会上,长子鼓书再次成为重头戏。4位演员一起登台,表演原创剧目《三圣公主争位》。

13分钟的演出,大家准备了两个多月。长子县位于山西东南部,被誉为“中国曲艺之乡”。长子鼓书是土生土长的地方说唱艺术,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用方言说唱,板式多样,唱腔丰富。既可以说大书,也可以唱小段。内容贴近生活,说的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深受欢迎,节日、庙会、嫁娶做寿都离不开它。

每周五晚上7点半,长子县文化馆“周末艺苑”都会有好戏开场。

“碧荷依依叶连根,溪水潺潺迎春风儿,鸳鸯相嬉互挑逗儿,小两口娘家走亲戚儿……”台上,板胡、二胡、电子琴齐奏。长子鼓书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引红正表演成名作《小两口回娘家》。她一手击鼓,一手打板,一人多角,转换自如。唱腔婉转,余韵悠长。

台下,200多名观众如痴如醉。说到有趣处,掌声笑声齐鸣。“这调调直往心里钻,酸不溜秋,有味儿。”市民张海英说道。

刘引红今年53岁,扎一个长马尾,说起话来总是眉眼带笑。她14岁拜师学艺,2024年被评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

“小时候家里穷,学鼓书是为了讨生活。”刘引红还记得,第一次出门演出是个冬天,背着铺盖一个村挨一个村去问“需不需要说书”。眼看太阳落山了,还没找到愿意出钱的,最后只能借住在老乡家里。

刘引红咬牙坚持。第二年,继续跟着师傅走乡串户。一开始师傅让她垫场唱小段,后来能表演两小时的大书。露脸一多,在十里八乡有了名气,“哪里冒出这么个丫头!”老乡们纷纷称赞。16岁那年,刘引红自己组建曲艺队,一开始搭块板子挂个喇叭就是舞台,后来越来越好,开始置办音响、设备,搭专业舞台,有了灯光、大屏,成为当地最红的曲艺队。

刘引红三天一个台口,唱了20多年。直到2012年,她的艺术之路迎来转折。

那年8月,第五届中国中部六省曲艺大赛在长治举办。“比赛办到了家门口,得去露露脸,让专业评委看看长子鼓书到底行不行。”长子县文化馆找到刘引红。

到四海同春、和合致祥。春节,是中国文化对“和合共生”价值理念的真挚守望。

“花好月圆人寿,时和岁乐年丰”“天泰地泰三阳泰,家和人和万事和”……镶嵌在这些春联中的“和”字,代表着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价值理念和理想追求,也是人们最喜爱的汉字之一。每一个临摹过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人都会从“永和九年”开始,“永”“和”两个字,足以体现中国人将书法升华为“形神兼备”的艺术实践。

中国人看重“天时地利人和”,“人和”尤其被我们看重。

在浙江瑞安有一位潘菊妹老人,今年春节期间迎来百岁生日,五世同堂的庞大家族一起为老寿星过百岁生日,其乐融融。今天的中国,这样的五世同堂越来越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同一幅流动的千年画卷,既有农耕文明的诗意沉淀,更有现代生活的温情构建。

“和”,在甲骨文中以“𩇛”字出现,指音乐之和,所谓“五声和,则可观”。和,需要交流,需要协调,需要齐鸣,需要共振。每根音弦都美,合奏才动听。

“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让春节从“中国节日”化身“世界时刻”。

今年春节假期,我国共接待来自175个国家和地区的入境游客逾343万人次。过境免签政策让更多外籍旅客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过了春节。

中国人用“和合之美,和而不同”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倾听世界的声音,也把自己对世界的深情厚意,在春节这个隆重的日子,传达给世界。

春节的当代实践,是一场在连续性中创新的文明实验,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变与不变的互动中获得不竭的创新活力。

透过乙巳蛇年春节这个饱满的切片,人们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体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活经济、凝聚共识、辐射全球的“超级IP”效能,感受到新时代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多元互动。世界看到的,是一个正在将5000多年文化记忆转化为引领未来发展动力源的蓬勃壮大的中华现代文明。

让我们怀着中国文化对世界最深情的守望,书写这个春天最隽永的故事。

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

今年春晚,邵丽华等演员参与了春晚的无障碍转播,用手语把节目演了一遍。

这让我想起2005年除夕夜,我们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当《千手观音》开始时,原本热闹的客厅一下子安静下来。21名聋哑演员身着金色舞衣,在舞台上行云流水般舒展着手臂。动作整齐划一,宛如一尊真正的美。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美。美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

(作者为河南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运输事业发展中心职工陈猛猛)

本月话题

“说说你看过的春节档电影”

春节档电影常常引起热议,成为特定年份的标识,参与创造着共同的文化记忆。我们邀请读者朋友写下与春节档电影有关的感受和故事,文体不限,600字以内,欢迎来稿。

艺坛

本版邮箱:ysbj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飞亚

“当时对比赛没有概念,哪上过这种舞台啊!”刘引红心里直犯嘀咕。县文化馆开始打磨剧本、音乐。一个月后,刘引红带着著名曲艺作家暴玉喜创作的《小两口回娘家》战战兢兢上了台。没想到表演结束,掌声雷动,拿了一等奖!

这些年,刘引红凭借《常回家看看》《山西面食》《腊月天》等作品,获得了中国艺术节“群星奖”、中国曲艺牡丹奖表演奖等多个奖项。

近几年,刘引红演出少了,留出更多精力做传承。

每周三下午,她都会来到长子县东方红学校讲课。这天,她教学生们说唱《山西面食》。“吃了一碗又一碗,小肚儿吃了个滚滚圆儿,吃饱了吧?吃饱了? 松松裤带还能加一碗儿。”诙谐风趣的样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她将农村的老宅院改造成长子鼓书传习基地,常年招收学员。“只要有年轻人愿意学,我管吃管住,给他们创造登台表演的机会。”说书艺人平均年龄48岁,40岁以下的不足5人。再过10年,谁来说书? 长子鼓书后继乏人的现象引起重视。长子县提出,“保护留人,培养育人,赛事引人,精品聚人”,县文旅局拿出专项资金设立“周末艺苑”,每周一场,已经办了10年。

周五看戏,成为当地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过年办春节晚会,元宵节办群众文化展演,夏天有村晚嘉年华,平时有文化惠民演出……如今,长子县活跃着70余支鼓书演艺队伍,从业人员800余人,长子鼓书可以一年唱到伍。